

茶味

张绍尧

一根针,每走一步都钻心的痛,脚上也被草鞋磨出了很多血泡。同行的老前辈说:“提起精神来,路还长着哩,现在还只走了一半。”我一听说还只走了一半,心就凉了半截。

到了细沙,老辈子说停下来吃饭。我们找了当地一家老百姓,跟他借了锅灶,把自己带来的挂面拿出来煮着吃。面条很快煮好了,都狼吞虎咽的吃了起来,老前辈一边吃一边嘱咐着:“宁可饱吃,不能糟蹋。”三个人两斤面条,连汤都没剩,打扫的一干二净。这也是我记忆中吃到的最好吃的一顿饭,其实也就因为太饿,什么菜都没有,还吃得那么香。

后来也不知走了多久,只记得太阳已经西下,已快接近目的地。在途中过一条河的时候,因为流水太过湍急,我有些发晕,迈出腿的时候,脚下一打滑,人连豆瓣一起掉到河里了,幸好同行的那个年轻人手快,一把把我拽起,但豆瓣儿却湿了不少,一边走,一边流水。当我们到达目的地,天已经黑下来了,那里叫做天生桥,夜幕中隐约看着是一个不大的场镇。放下肩上的担子,顿觉神清气爽,我们在场镇上唯一的一家小饭店吃了一点东西,回到旅店洗完澡,便倒头就睡。

第二天同样很早就起床了,早饭还没吃,就把豆瓣挑着上路了,一边走一边吆喝。我第一次听见湖北人管我们这种大豆制品叫酱瓣儿。我们到了当地,只听见老前辈大声喊道:“酱瓣儿换茶叶哟!”没喊几声,山上就有人应道:“哪里的呀?”“哪门换啊?”虽然口音不同,但完全能听懂。听到有人应声,老前辈连忙叫我去过谈一下,嘴上还念叨着,你的那点儿烂豆瓣儿不晓得有人要不?让你先去,我们等你。若让别人看见我们的货,你的东西就没人要了。我也觉得他说的有理,便过去和别人讲起生意来。在家里父亲曾说过,一般情况下,好一点的茶叶,大概两到三斤豆瓣儿换一斤干茶,茶叶的成色和质量大致教过怎么认,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先看外观,一要细;二要叶子多,茎秆少;三要香味好,无论绿茶、白茶,进嘴一嚼后,吐出来的渣是青色的就不错,带着这些基本知识就开始相互看货了。

可惜,第一家生意没谈成,于是我便急忙转身去找另外两个同伴,他们说过在等我。可当我回到分开的那个路口时,哪里还有他们的人影。我开始自己想办法。记得当时很多人在粮站应征购粮,我便叫住一位面善的老人问了一下,这附近哪里的茶叶最多、最好,什么时候来过豆瓣换茶的生意人。当时是在想如果茶叶好,又很久没有来过豆瓣的话,就可以确定我要的东西有了。而且他们急需豆瓣这种东西的话,价格也好谈一些。这位老人很实在,告诉我对面那坡上的茶叶最好,是阳坡茶,说着用手指向上面快要到山顶的村子。我连声谢过老大爷,径直向山上走去。约莫走了二三十分钟,就看见前面很大一个院子,估计由十几户人家

组成。院子中间全是晒的茶叶,大小不一的竹席一块挨着一块。又细又匀的茶叶在阳光下滋滋作响,青褐色全是绿茶。

进到院子里,从屋里走出来几位大娘大爷,就跟我搭讪。看的看豆瓣儿,谈的谈价格,我就装作很有经验的样子,一边斟酌他们的茶叶一边介绍着我的豆瓣儿。见有很多人,我的心情也没有先前那么紧张了,便放开胆子吆喝:“南来的北往的,听到我吹牛不爽的;年老的年少的,还有不脱衣服睡觉的;过来瞧过来看,今年上好的新豆瓣儿?”别说这样一喊,还挺有效果,把这些人逗得哈哈大笑,争先恐后来看我的新产品。有很多人抓起豆瓣儿来说,你这个东西跟以前的不一样,又黑又湿。听到人家一说我心里其实挺明白的,东西没做好,又在路上掉河里去了,肯定又黑又湿。但得想法让人家接受啊!于是趁着人多,我又吹开了,其实你们不懂,现在我们做这个豆瓣的方法已改进了。传统的做法是用核桃叶盖上豆瓣让它发酵,由于核桃叶分泌出来的东西会让豆瓣先上青霉,出来的就是黄绿色,但一定要晒干才能保存,而我这种是利用黄荆叶盖上豆瓣,所以出来就是黑色。这样做的好处是味道鲜美易于你们泡制豆瓣酱。干的豆瓣要泡十天半个月才能享用,而我这种是保持它原来的湿度,马上泡马上可以吃的。如果不相信,你们用碗装一点水,我试给你们看。这时还真有人舀了一碗水来,我就抓了一小撮放水里,刚放下去水就变色了。我接着说,你们看,现在只需要一点盐或酱油调一下味马上可以食用。

当时说真的,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胡乱想的这些不沾边的词在那里手舞足蹈,讲得唾沫横飞。接着就开始谈价格了,我随便抓起竹席上的茶叶说:“像你们这种茶只能一斤换一斤了。”实际上在我心里觉得他那种茶叶的确不错,但是还是没急于求成,想把价格压得更低一些。这时他们中间有一个中年大叔站起来说:“小伙子,我们都诚心做生意,你说的这个行情在我们这里从来没有过,别人都是用三斤豆瓣儿换一斤。你说你的东西不一样,我们也接受,耿直点,两斤豆瓣换一斤,你的那点货就在这个院子里给你分了,你看怎么样?”我假装沉默了一会儿说:“我还是个小娃子,不会做生意,看到你们这么有诚意,就便宜给你们吧。”其实心里早已等不及了。

接着他们主动开始问张三要多少,李四要多少,然后把我的豆瓣一称,三四十斤,因为湿了水,比在家里走的时候还多出三斤来,一共兑换了17斤茶叶,就是竹席上晒的嘎嘣脆的又细又匀的茶叶给我装了满满两袋。没走一点弯路,我完成了这次交易,我心满意足地挑上茶叶飞奔下山,心里美的那个滋味别提了,完全忘了昨天身上的伤痛。

回到旅店的时候太阳正当顶,我也不知道另外两个同伴去了什么地方,就把茶叶放到我睡觉的那个床下面用绳子把茶叶和床腿连起来,系了

一道又一道。绑扎结束自认为安全后,我就来到清晨分手时的那个路口。望着他们大概要去的方向,等等,一直没见他们的踪影。第一次出远门,离开同伴就像失去了依靠,举目无亲的地方难免有些失落。虽然他们狠心丢下了我,但毕竟他们是自己熟悉的人,心里还是盼着他们早点回来。直到太阳西下,仍然没见他们回来,渐渐的天幕降临了,我便走回那个小镇上简单吃了一点东西,回去就躺在床上不知不觉睡着了。不知什么时候他们回来了,叫醒我的时候已经晚上九点多了。其中,那个年轻人就问我吃饭没有,茶叶换的怎么样了,我若无其事地回答道,饭已经吃过了,茶叶还没开始换。

听到我这样一说,他们两个几乎同时吼道,你这个娃娃呀,怎么这样无用,他们噤声啦带着难听的话,把我数落了一顿。我也没生气,接着问他们换的怎么样了,他们两个都把口袋举过我头顶说,我们每个人就只剩几斤豆瓣了。然后又把换来的茶叶好点的差点的全翻出来,在我面前摆弄了一番。等他们出去吃完饭回来发现床角上拴有绳子,那个年轻人蹲下来一看才发现我的豆瓣已经全部换成茶叶了,他感到特别惊讶,连忙把口袋解开来,清一色的细茶。接着老前辈开始安排:“明天早晨我们在回去的路上,顺便把剩下的豆瓣儿处理掉。还是计划走到细沙再吃饭。”

次日起床后就按他们的吩咐一边走,还一边吆喝。我跟在后面吊二郎当地走着,他们讲生意的时候,我也停下来等他们。大概上午八点钟左右,剩下的豆瓣处理完了,我们才正式迈开大步往回走。由于没吃早饭,肚子很饿,走到细沙至少要中午时候,我就提来说不一定走到细沙,提前一点吃饭,以免饿得受不了。刚说完他们又不高兴了:“别人都没饿,只有你饿得快。”又把我最数落了一番,而且没答应提前吃饭。回来的路上,我再也没说太多的话,回到家里已经是晚上九点多。回头一算来回三天,这次湖北之行徒步走了160多公里。

回家后休息了几天,身上的伤痛很快痊愈了,可是心里的伤痛却是这一生都无法弥合的。每当看到自己辛苦换来的茶叶或在喝着茶的时候,就会情不自禁的仔细品着这茶的味道。是香?是涩?已经完全不重要。更多的是从中品出的辛酸,在那些艰难的岁月,磨练出来的坚强意志,深深印在脑海里的人与人之间往来还有太多值得学习的东西。也让我第一次尝试了求人不如求己,或在利益的驱使下,人心是会变的。这种滋味远远超过了茶叶本身的味道。



高唐

夜雨

诗雨

风吹过树梢 (外一首)

邹和平

风吹过树梢,吹过我,也吹过你
晦明之气从天边赶来
持续低矮的房屋,诱惑着我一次次进入
愿望 这迫切之物

玻璃上满是尘埃的影子
轻微的响声如低沉的哨音
唯有幽暗之物,始终徘徊于心中

愿望 这压抑之物

这是雨前黑暗而动荡的时刻
阳光还没出来,便已隐去
我试图找到你,并进入你微弱的光中
愿望 必将经历怎样的黑夜呀

致那些闪亮的事物

从山顶上升起的太阳
映着朝阳的河水
刚在春天长得整齐的树叶
面向太阳的人脸
这些发光的事物
如同刚领了圣餐回来
那些可爱的屋檐
那些半透明的烟雨

在这一刻 我疑心人类会被改写

他们神奇的密码
将变得像九个数一样明白
他们每一次回来
都将带着苹果的香气
他们背负的重物
将直接归还给魔鬼

他们真诚而善良
像微风拂过山岗上的树林
如果犯罪 他们将自动赶赴但丁的炼狱
有时候 他们也会来到地狱的门前
然而谁在地狱门前大笑
谁就将永远抛弃



神女峰

《福田茶香》

卢先庆 摄

等一树花开

李彦慧

我,像是递给我整个春天。我接过花,深嗅了一口,清香迎面扑来,于是握紧了手里的几枝杏花,蹦蹦跳跳地走开了。不经意的回头,我看到了爷爷脸上的笑容:他干裂如田野的脸上,却呈现出我见过的最美的笑容。

随着年龄增长,我的学业负担也越来越重,我的娱乐已经由欣赏大自然成了做繁忙的功课。还记得在某年某天,我正在学校埋头苦读时,突然外面传来了几声呼喊,啊,是爷爷的声音!一阵有规律的脚步声响起,随即出现了一个身影,是爷爷!我连忙放下笔,推开椅子,小跑出去。

他手里拿着东西,等到走近些,我发

现那是新鲜初绽的杏花!粉嫩的花瓣如少女的脸颊,上面还有几滴晶莹剔透露珠。爷爷微笑着,把他手里的杏花递给我,说:“你不是喜欢花吗?看门外那杏花开的艳,顺便给你折了几枝。”我接过花,随手放在桌子上,转身正想说点什么,可爷爷已经走了,只见他佝偻着背,蹒跚地走出了我的视线。我坐回原位,继续读书,那清淡的杏花香陪伴了我整个下午,而爷爷的背影却一直浮现在脑海中,心中莫名感到空荡荡的。

去年,正是杏花开时,叔叔却把杏花树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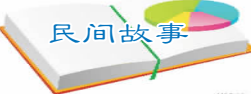
一根根树枝掉落在地上,激起了一地

灰尘,电锯的嗡嗡声盖过了杏树的哭泣。那天,天气晴朗,阳光明媚,杏花飘飘洒洒,我伸手接住了一片花瓣,暖暖的阳光照在身上,却感到一阵冰凉。

不久,爷爷就病倒了。他终日都躺在床上,日渐消瘦,最后一次见他,是在一间小屋子里。灯光昏暗,整个房间里透露出一股压抑的气氛,爷爷已经口齿不清了,他的脸颊深深地凹陷下去,整个人如一具干枯的树木,连呻吟的力气都失去了,只听得到轻微的呼吸。

他终究没熬过那个冬天。在冬末时,他走了,杏花即将盛开,他没等到,我也没有等到。后来,我再也没有等到那一枝杏花,也没有等到送花的人。

(作者系秀峰初级中学九年级(1)班学生)



巫山民间笑话选

向承彦·收集整理

学见识

有个傻女婿,老丈母给他三十两银子,叫他出门去学见识。

傻女婿拿着三十两银子就上路了。走着走着,看见一个大粪坑,大粪坑里长满了蛆,有个人站在粪坑边说:“一塘鱼儿干巴巴,可惜没有网来撒。”他一听,觉得说得不错,就拉住那人,硬要拜他为师,给十两银子做学费,把这两句话学了过来。

学会了这两句话,又继续往前走,碰到一座独木桥,有一个人边过桥边念道:“双桥好过,独木难行。”他一听,嘿,又不错,又拉住那个人给十两银子拜了回师傅。

继续前行,只见一只大狗对着一个人汪汪地咬,那人扬着手里的钉钯,口里说道:“老母狗,你莫龇牙,你看我给你两钉钯!”于是最后的十两银子做学费学会了这两句话。

回到家里,老丈母问:“娃娃,这回出门长了见识没有哇?”他说长了见识。老丈母给他泡了一碗阴米子充饥,他双手接过来,说:“一塘鱼儿干巴巴,可惜没有网来撒。”老丈母一听,哦,这是在说没给他拿筷子。她还不知道傻女婿是参照大粪坑里满坑蛆说的,赶快又去拿双筷子来。谁知走得急,筷子掉了一只,傻女婿一见又说:

“双桥难过,独木难行。”老丈母乐哈哈地,心想这娃娃出门几天硬是长了见识,变得能会说会道了,连忙笑嘻嘻地又送上一只筷子。谁知傻女婿看见老丈母嘻嘻着嘴笑,高声说:“老母狗,你莫龇牙,你看我给你两钉钯!”

碗大的包面

王光到亲家张家走人户,亲家母看见亲家来了,很高兴,马上放下手边的活路招呼:“亲家你坐哈儿,我磨点面粉做包面你吃。”说着手脚麻利地旋磨麦子筛面粉,旋刺肉馅做包面,没多久,热气腾腾端上桌,把亲家招待得舒舒服服,心满意足。

回家,王光在老婆面前不绝口地称赞亲家母能干,老婆不服气地说:“这有什么哩了不得,我也搞得来。”

过了几天,张华也过来走人户,这边的亲家母也忙招呼:“亲家你坐哈儿,我磨点面粉做包面你吃。”也是旋磨麦子筛面粉,旋刺肉馅做包面,搞了半天,端上桌,一看每人面前一个大碗,满满实实的装着一个碗大的包面。王光长叹:“天哪!天哪!”老婆说:“没得添的,一个人一个。”王光哭笑不得地说:“你呀,你呀!”“你不消心疼得我,我藏了一个在灶屋里,等客走了悄悄吃。”